

春秋集解卷第十四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文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左氏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
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
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
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
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

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
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
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
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

穀梁傳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伊川先生解家父致命以徵車故書使來求毛伯風
魯以欲金故不云王使

武夷胡氏傳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
也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
總己以聽於冢宰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冢宰獨

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襄陵許氏曰王室大喪諸侯莫賻是以有求金焉書之非特王之譏也所以徧刺天下之諸侯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氏傳莊叔如周葬襄王

三百十五
穀梁傳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

辛丑葬襄王

陸氏纂例曰七月始葬

高郵孫氏曰春秋天王書葬者五君往者三臣往者
二君往者不書公如京師常事得禮法所當略也
臣往者悉書其人以爲天王之喪君不自往而使
臣焉則是無君父之恩而廢臣子之禮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并解在下文
箕鄭父下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劉氏傳夫人曷爲或致或不致或可以致或不可以

致曷爲或可以致或不可以致出入以禮則可以致出入不以禮則不可以致此其爲有禮奈何父母在而歸寧也

武夷胡氏傳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於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爲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爲宗廟主一國之

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爲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左氏傳八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於葦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酉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武夷胡氏傳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

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
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
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
矣曷爲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
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
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
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
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
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

左氏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
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老及
樂耳鄭及楚平

泰山孫氏曰楚復強也楚自城濮之敗不敢加兵於
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死中國不振故也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
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武夷胡氏傳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
患爲夷狄之所窺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傳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冬楚子使椒

穀作荻

來聘

左氏傳冬楚子越椒來聘

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

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劉氏傳聘常事也其曰椒何楚進也楚進久矣曷爲

始乎此自是與中國通也與中國通者何自是以

三〇廿九
中國之禮爲之者也

武夷胡氏傳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
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
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
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
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
名號此以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
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
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
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

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
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
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穀梁傳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陸氏纂例啖子曰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何殊傳謂
兩人誤也

泰山孫氏曰妾母稱夫人自僖公始天子不能正而
秦人能之故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此固周
室陵遲典禮錯亂秦人之不若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左氏傳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伊川先生解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
初恐人之入於禽獸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
而用夷禮則便夷狄之

高郵孫氏曰以其易世相讎交攻不已故不稱其人
但曰秦者狄之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氏傳楚子西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誅則
是討弑君之賊也曷爲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
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
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
乎民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杜氏注蘇子周卿士女栗地闕

劉氏傳孰及之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盟也曷爲不與公盟古者內諸侯不外交外諸侯不內交有至尊在不貳之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

公作屈貉

左氏傳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

高郵孫氏曰厥貉之次遂稱楚子而明年伐麋又以

爵書蓋自是與中國等矣楚夷狄而中國與之等則夷狄益強而中國之衰益甚矣

武夷胡氏傳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爲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爲善次而伐者其次爲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麋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棧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

三百五十三
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公作園

左氏傳十年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春楚子伐

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冗

襄陵許氏曰楚侵伐書爵始此中國日替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左氏傳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

楚者

杜氏注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杜氏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郤缺冀缺

秋曹伯來朝